百姓故事

投稿的那些事儿

○黄田

如今，随着互联网科技的高速发展和手机微信的普遍使用，电子邮件投稿的方式越来越多、越来越方便，而过去那种用信封邮寄稿件的人恐怕寥寥无几了。事实上，绝大多数单位已不接收手写的投稿。

投稿的变迁，让我这个喜欢写稿的人有更多的体会和感受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给报刊投稿，往往要用方格稿纸工工整整地一字一格将稿件誊写好，然后装入牛皮纸信封，并在信封右上角写上“稿件，邮资总付”，即可投进邮箱。如果是新闻稿，还要相关单位盖章，写上“内容属实”。稿件见报至少要半个月之后。

那时投稿很不方便。我家在农村，到邮局有四五公里路程。稿件写好后，我就骑着自行车把稿件送到邮局。夏天，顶着火辣辣的太阳，来回一趟，手臂晒起了一个个水泡。冬天，迎着刺骨寒风，满脸被冻得像熟透的水蜜桃。当然，有时请在镇中学教书的父亲送过去，有时请本村的人顺便代寄。

有一次，父亲让我写一篇反映当地农村迷信活动猖獗、扰乱社员生活的稿子。我很快写出了初稿，父亲看后说我写得太简单，让我参考他的意见重新修改。后来，经父亲的润色、斧正，我誊写完毕，便装入信封送到邮局。10多天后，《湖南日报》“读者来信”栏目竟然发表出来了。看到我的名字首次刊登在省报上，自己心里就像打翻的蜜罐子，甜得往外溢。

为便于编辑老师看稿改稿，稿子必须用方格稿纸誊写，可我们当地很少卖这种稿纸。有一次，我写信给在贵阳工作的表哥，请他给我买一些方格稿纸。大约10天之后，表哥给我寄来好几本方格稿纸，每本100页，每页可写五六百字，我高兴了好几天。我对这些千里迢迢寄来的稿纸很珍惜，从来没有浪费过一张纸。那一沓稿纸我写了好几年，非常感谢表哥在我遇到困难时给予的帮助。

1997年我来到浙江永康打拼，在一个企业做文秘工作，办公室有一台传真机。新闻作品用方格稿纸誊写好以后，可以一张张地通过传真机发到报社，但一些文学作品依然要送到距公司几里路的邮局投稿，还是感觉有点不方便。

后来，我到了另外一家企业当办公室主任，并负责企业报编辑和对外宣传工作。而随着电脑的普及，公司给科室人员配发了电脑，我也拥有了一台专属于自己的联想电脑。为胜任工作，不断提高工作效率，2005年我参加了永康市劳动局举办的电脑操作免费培训班。我一边工作，一边练习打字，逐渐掌握了拼音打字、编辑、打印等电脑操作技能。一年后，我申请注册了163网易邮箱和腾讯QQ，从此告别了手写稿件的历史，也告别了用传真机投稿的方式。有些稿件今天用邮箱或QQ发过去，编辑很快打开，第二天就见报了。看到辛辛苦苦写出来的作品很快就发表了，自己就像范进中举一样兴奋。

近几年来，随着移动通信的蓬勃兴起，加之微信电脑版、电子文件传输功能的启用，借助随身携带的手机，稿件写好后，可随时随地发给报刊、网络、自媒体编辑，这比过去送邮局投稿便捷高效多了，也大大提高了我对外宣传的工作效率。

生活中，一个阶段某方面的变化，无不反映着科技的发展、时代的进步。投稿的变迁，让爱好写作的投稿人彻底获得了解放。环顾四周，回望往昔，改革开放40年以来，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正在我们身边发生着。

情景交融

顺风生长的水栀花

○朱敏江

一个盛夏的上午，路过一家茶室，不经意间，门口花坛的两团绿意扑棱地钻入我的眼帘。左边的是水栀花，右边的也是水栀花。

细看，发现两团绿意还是有着较大的不同。左边的郁郁葱葱，叶片肥大饱满，枝条自由地向四周舒展。右边的则稀稀疏疏，叶子大小不一，枝条更多的是向外生长，越靠近外面叶子越加浓密，越加鲜嫩。

这又是为什么呢？是左边这簇照料得更周全？两个花坛都属于同一个主人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不大可能出现厚此薄彼的现象。那是右边这簇更向往外面的空气吗？只是外面就是街面，也没有更吸引人之处呀！一个大大的问号在我的脑中冉冉升起。

不知不觉间，日头已至半空，此时，我发现右边的水栀花叶子有了微微的异动，随之便由叶子的轻微异动转换成了枝条的摆动。定睛细看，原来是茶室的空调打开以后，空调外机正在往外呼呼吹风。这台空调外机原先被整团的绿意所掩盖，不大引人注意，如今劲风疾吹，带动枝叶乱舞，不知不觉间现出了真容。

空调外机的现身，一下子将我脑中的问号拉成了一个叹号。透过稀稀拉拉的枝叶，我能窥视到在无数个日子里，它们与空调外机所吹出的风作着斗争的情景。

在空调外机开动的日子里，那簇水栀花便要经受强风的考验，而最可怕的是这一幕场景，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会上演。在长年累月的疾风劲吹下，叶子也很难获得自由生长的空间，因此最靠近里面的几片叶子更显稀疏，而且瘦小，甚至有些呈现出卷曲状。

与强风对抗，对于刚抽出来的柔嫩枝条来说，不亚于与巨人搏斗。在经过与劲风的一次次正面交锋之后，它们发现，在大风面前自己的力量是那么羸弱。渐渐地，它们改变了自己的生长方向，顺着风吹去的方向生长，即便它们一开始内心是万般的无奈。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风力却为它们的生长注入了难得的力量，我可以清晰地看到，那些向外生长的枝条正充分舒展身姿，甚至呈现出比左边的那些枝条还好的生长势头。

我佩服于经年累月与空调风作着斗争的枝叶，即使“遍体鳞伤”只剩下少得可怜的几片叶子，因为它们向人类诠释着什么叫坚韧不拔。我也佩服于顺风生长的那些枝条，因为我觉得这不是一种简单的屈服，这其实也体现了一种生存之道。当它们在无数次斗争之后，发现根本无法撼动风力，于是便主动转变姿势，开始借助风的力量生长。它们既为自己赢得了生长空间，也为自己找到了难得的助力。

其实，人生又何尝不是这样呢？如果确定无法改变周围的环境，那就不妨改变自我的发展轨迹，去主动适应环境，为自己的成长寻找借力，赢得更广阔的空间。顺风生长，这是一种生存之道，更是一种生存智慧。

闲情逸致

心中的太阳地

○沈志荣

我家高居12楼，恰应了“楼高太阳近”之说。在晴朗的日子里，我喜欢到阳台上坐下来，气定神闲地轻轻翻开书卷，于是，我走进了心中的那块太阳地。

从孩提时代起，我就莫名其妙地爱上了文学，但直到年轻时期却几乎无阅读经历可言，除读过几部“钦定”的革命书籍外，物质贫困加上精神贫乏，使我们穷得只剩下了“一腔豪情”。当我到了中年，恰逢“改革开放”如喷薄的日出，冲破历史尘封，粉碎思想锁链，真善美的人性新天地豁然打开了。渴望阅读的我喜遇甘露，亲眼见阳光漫溢过来，阳光浩荡过来，阳光巍峨磅礴过来了。这样的阅读是惬意的，欢欣的。

我深信罗丹“美在发现”说，阅读的过程就是发现的过程，不断地阅读就是不断地发现。比如，我们惊喜地“发现”了整整一个不该被遗忘的时代：以普希金、果戈理、托尔斯泰们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学“黄金时代”，以高尔基、柯察金们为代表的前苏联文学“白银时代”。我们有幸得以读到一大批的恢宏巨著。

放眼回望，20世纪的太阳地里曾经闪耀着何等的辉煌：揭示人性裂变过程的卡夫卡；追求灵性之美的普鲁斯特；体验荒诞人生的加谬；在孤独忧伤中体味感觉的川端康成；“走向事情本身”的昆德拉；描绘宇宙和历史的艾特玛托夫；纠缠于魔幻与现实之中的马尔克斯；“荒原”意识的鼻祖艾略特，等等。在20世纪世界艺术精神的阳光下，我在阅读中发现，在阅读中思考，在阅读中升华。终于，我读出了阳光的色彩，读出了阳光的香味，也读出了阳光的质感和重量，把自己融入了一片温暖阳光中。我深深地体悟到那句名言，“太阳每天都是新的。”

曾听说过这样一个幽默故事。一天，徐文长走在路上，看见道旁有家富户在晒书，那一大堆的书在阳光下散发着霉味儿。徐文长二话没说就躺在地上。富人问他：“你干啥呀？”徐文长回答说：“我也要晒晒书。”富人奇怪极了：“书在哪儿？”徐文长拍拍肚子说：“全在这里呢。”

嗬，坐在阳台上，沐浴着新世纪的灿烂，就算不看书，只享受一下“晒书”之乐，也会轻轻感叹一声，“味道好极了”，真的。

看见西湖 郭建生 摄

微型小说

特别的爱

○周明

颖子知道张三迟早要走上不归路，但她无能为力。

颖子想，张三要是不在了，她也活不成了。

阿伟是张三和颖子打小玩大的朋友。张三死后第二天，阿伟去看颖子。

“颖子，这是5000元钱，你留做腹透用。”

颖子两眼空洞地望向墙壁，没接阿伟的钱，也没说谢。

阿伟摇摇头，把钱放在床边的桌子上，说：“张三不在了，我会照顾你的。”

一个月后，阿伟又给颖子送钱来。

颖子说：“谢谢你对我这么好，可我，还是……”

颖子话没说完，递给阿伟一杯茶。

茶烫，阿伟把茶放到了桌子上。

颖子继续说：“是我不争气的身体害了张三，因为这尿毒症每天要腹透，他只有发疯地去弄钱。”

阿伟静静地听着，顺手端起了桌上略凉的茶。

“不要喝！”眼看阿伟的茶杯就要触到嘴唇，颖子突然尖叫起来，她一把夺过茶杯，仰头就喝。

“不要！”阿伟以闪电之速一掌打翻了颖子手中的茶，“对不起！是我抓捕了张三！”

颖子说：“我知道，所以我才买了断肠草。”

阿伟说：“我也知道，所以我刚才想喝了它，假如我的死能换回你内心的安宁……”

“不！”颖子的眼泪“唰唰”地流了下来，“我害了张三，我不能再害你！”

“怎么是害呢？”阿伟说，“当年，我也曾许诺过，要为你上刀山下火海……”

“阿伟！”颖子突然扑向阿伟，紧紧地抱住他，哭着喊道，“为什么你们两个都这么傻！”

凡人凡事

与书签结缘

○艾璞

我的家里有一大堆书签。有自制的，有买来的，有朋友处讨来的，有文友送的。这些书签潜伏在我家的藏书室里，只要自己一声令下，他们就如同憋气的蚯蚓，挣扎地爬出来冒气，等候我的检阅。

自诩为文人，家里买的书多了，来不及阅读，或者匆忙中翻看了一半，只能用书签作为读书过程的一个记号，等待有空余时间再阅读。

我有个习惯，喜欢休息天逛书店，一口气买来一大摞书。书到家了，我自然是这本翻翻，那本翻翻。如果对上口味了，这本书便一口气看完，有时到后半夜也不想睡觉。

而一些暂时说不上对胃口的书，我会按照轻重缓急程度，在书签上标明，马上抽时间看、有空的时候看、想看的时候看等，并把书签夹于书中。

第一次知道书签，还是在福建莆田读初中时。那时，父亲从杭州给我带来一套书签，共有10张，是很精美的西湖风光。我当是宝贝，舍不得用。

后来老师说要爱惜自己的书本，不要乱折书页，我就开始用这套书签，在同学面前炫耀。同学见了自然很羡慕，有几张书签就送给了同学。也有同学为了得到我的书签，就用比较简陋的三张书签，来换我的一张书签。总之，最后我自己只剩下两张西湖风光书签。书签让我和同学的关系更融洽了，也促进了我学习成绩的提高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我还自己动手制作过书签。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我到杭州的警校读书，那时自己刚走进文学的殿堂，陷入如醉如痴的阶段，买了大量的书。日常使用的书签不够用了，加上当时家里经济条件不宽裕，我便自己动手制作书签。

那时父亲在广播电台工作，台里有很多废弃但很精致的歌星宣传画，我便想到了废物利用。我特地找来张小泉剪刀，小心翼翼地把宣传画裁成书签大小的模样，自制书签就这样大功告成了。

再后来，几百张精美的未中签、废弃的上海和深圳的股票认购证，也成为了我的书签。如今，在翻看以前的书时，发现这些当时一文不名的东西，竟成了收藏市场的抢手货，这是否就是传说中的福报呢？

后来在我出版《王法金之歌》一书时，鉴于自己对书签的感情，便跟出版社约好，在书里加夹了一张书签。不出所料的是，随书赠送书签的举措，得到了读者的好评，也达到了一定的宣传效果。

直击真相

骚扰电话就像苍蝇蚊子

○王珍

手机突然响起，接起来却是：“您好！利息低至两厘五的贷款，请问您有需要吗？”“您好，我是××售楼部的客服，我们这有靠近地铁线的小两居和三居，您有兴趣看看吗？”“您有炒股或投资金融产品吗？”

一天不接到三五个甚至近十个这样的推销、诈骗类的骚扰电话，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个有手机的人了。这样的电话接多了，让人犯疑惑：现在是不是资金太多了，为啥这么多人着急放贷款呢？还有，真有这么多专家可以指导你投资甚至指导你人生的？最最奇怪的是，他们怎么会知道我的手机号？

有人很肯定地说，不用问为什么，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副业叫做“号贩子”。可能你的号是以一角钱、一元钱或十元钱贱卖给了第三方的。至于你的号是如何沦落到“号贩子”手里的，这渠道太多了，防不胜防。你网购吧？你去某个大厦办事门卫让你登过记吧？你应聘或者前往单位报名时候投送过个人简历吧？你在网上有过各种注册吧？你蹭过网吧？你家的家电坏了请售后来维修过吧？还有你自己在QQ空间、微信朋友圈里晒过什么吧？甚至你在某个促销活动时填过一张表，事后自己都忘记了……反正你的个人信息就像盛在竹篮子里的水，分分秒秒在滴滴嗒嗒地漏着。

当然，也有我老妈这类八旬老人，刚买的智能手机，什么信息都不曾泄露，偶尔也会有骚扰电话打过来。据知情人说，这就是电话骚扰公司的作为。当然，他们自己不会叫得这么直白，一般都自称咨询公司。他们常常用电脑按照号段自动拨号，一次拨打几十个电话，只要有人接听就会被自动转到人工。也就是说，他们像没头苍蝇一样，乱撞的，撞到哪个是哪个。

其实，如此狂轰滥炸地毯式打电话的所谓营销人员，一般都不是什么具有某种资质的正规公司，也不是什么业界权威专家，说白了也就是个赚取中介费的掮客。他们除了夸海口、虚假忽悠之外，根本不能提供货真价实的服务。其中也不乏诈骗电话。是有少数人接了这些电话的茬，是因为嫌正规的手续繁琐、严格，就想侥幸地通过这些掮客走捷径，结果一定会付出更大的代价，冒更大的风险。

当人们看明白骚扰电话的实质后，大多不会给他们好声好气的。不少生气的人聚在一起支招。有位网友说，刚接到一诈骗电话，说：“先生您好，这里是××银行，我们刚刚发现您的卡上被扣了一笔大额的境外消费，金额为87880元，请问是您亲自操作的吗？”超级烂的普通话加上诸多与事实严重不符的漏洞，一听就是不堪一击的谎言。但他并没有立刻挂掉电话，而是故意逗那骗子：“是我自己消费的，怎么啦？”对方说：“这么多钱买了什么呀？”网友没好气地说：“我买了两头大象，你有意见吗？”估计对方第一次碰到这样的神回答，居然乱了阵脚：“你也太能吹牛了，把我的思路都打乱了。”

有人对推销贷款的说，自己想贷一个亿；也有人对房产推销人宣称自己就是某大房产商的儿媳。反正一定要比对方牛气一亿倍。但这和脑筋急转弯一样，需要即时应对的聪明和才华。所以有人建议，最简单的方法就假装自己和对方是同行。

我是个厚道人，被骚扰得烦不过了就跟他们商量，可不可以不要打过来？没想到对方拽上了天，说你买手机不就是接电话的吗？噎得我无言以对，郁闷了许久。幸亏我的手机是安卓的，有个来电提醒功能，会显示该号码被多少用户认定为骚扰、广告等，不想接可以直接拉黑。

但骚扰电话实在太多，根本就屏蔽不过来。而且它不分时间、地点，不管你在做什么，都会无孔不入地侵入，比任何一个破门而入的不速之客都要粗鲁。也许你正在开会、开车、吃饭、洗澡、午睡、看牙医或者是正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，它就不由分说地来了，你说你火不火？

而不管你是智斗还是怒怼，骚扰电话就像牛皮癣一样地存在，像打不死、灭不完的“小强”。正如你端起一杯咖啡，却看到一只苍蝇叮在杯沿；你睡得正香甜却有一只蚊子在你耳边嗡嗡嗡，还蜇得你痛痒难忍。真的是惹不起又躲不起，只能悻悻然说一句——你们像苍蝇、蚊子一样讨厌！